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死魂灵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死魂灵

原著 果戈理 [俄]

译编 杨读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披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1

省会一家旅馆门前，驶来了一辆弹簧轻便小篷车。车里坐着一位先生，不算漂亮，却不难看，不太肥，也并不瘦，不能说老，但又不很年轻。

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有旅馆的伙计跑出来迎接。旅馆是常见的旅馆，房子实在是普通至极，卧室也是常见的卧室，每天两卢布就能开一个单间。要是细看会发现，墙角露着红里发黑的砖头，旮旯里爬着李子干似的蟑螂。马夫将绅士的行李搬进来了，包括一只磨损了的白皮箱，一只嵌花的小红木匣，几副皮鞋楦头和一只蓝纸包着的烤鸡。看来此先生云游已久。

仆人收拾房子的时候，那绅士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心不在焉地将乌黑的墙壁、乌黑的烛台和除了一对仙女的大乳房再也看不清什么的油画浏览了一遍，便脱了帽子，解下脖子上花花绿绿的毛线围巾，叫菜开饭。伙计应声而上，手掌灵活地将旅馆餐厅的各项保留节目毫无保留地摆到了桌上。上菜时，绅士和伙计拉着闲话：这旅馆是谁开的？现在谁经管着？赚钱还是赔本？据说在文明的欧洲和文明的俄国，有一批可敬的先生，吃饭时倘不说几句废话，或者拿侍者开开玩笑，那是会食欲不振的。不过这位先生也有

一点不同，除了闲聊，还着意打听城里的大官们，如省长呀，民政厅长呀，检察长呀，一个也不拉下。打听得更详尽的是这一带出名的地主，谁有多少农奴，庄园有多远，脾气怎样，是不是常进城。对这一带有哪些流行病，他也问得很仔细，看来不像只是出于好奇。这绅士言谈举止很是神气，特别是擤起鼻子来，像吹响了喇叭，使侍者油然而生了极大的尊敬。

用完午餐，绅士端起一杯咖啡，躺在沙发的靠垫上，打起了哈欠。他让侍者领自己回房，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后，侍者送来纸片，要他写下自己的头衔、姓名，以便呈报警察局。写完后，侍者一个字一个字读那条子：“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这时候，乞乞科夫已经出门逛街去了。

原来这座城市并不比别的省会逊色：你看那房子各色各式，疏密有间；商店的招牌图文并茂；不少小贩当街支起桌子，叫卖胡桃、肥皂和挺像肥皂的姜饼；还有公园……。总之，这一切都挺叫人满意的。

乞乞科夫向岗警问清了教会、衙门以及省长家最近便的路，便打道回店，途中顺手接了一张戏院的广告，好回去细看，又直盯了一会儿走在木质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

回到店房，泡上茶，点上蜡烛，乞乞科夫便眯缝着右眼读起广告来。他看完了所有的文字介绍，连票价和广告印刷所都没放过，还翻过背面，生怕漏点什么，最后将那

份广告小心地折起来，习惯性地收进他的那个百宝箱式的小匣子。其后，他大约是吃了一盘冷牛肉，喝了一杯酸饮料，便鼾声如雷地进入了梦乡，结束了这一天。

第二天，乞乞科夫遍访了市里的要员，先到省长那里行礼致敬，然后拜望副省长、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市立工厂督办，连卫生督察和市政建筑技师，也登门表示了敬意，直到在马车里掰着指头再想不出来哪些官员没有拜访才作罢。和权贵们交谈，他一律巧妙地恭维奉承。他对省长说，来贵省如登天堂，道路像铺上了天鹅绒，又说能够任用贤能的当局实在值得大加赞扬。在警察局长面前，他很说了一通警察的好话。明知副省长和民政厅长不过是五等文官，他却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结果是副省长邀请他出席当晚的家庭宴会，别的要员也各有表示。关于自己，乞乞科夫尽量少谈，非说不可时，也只是泛泛几句。他说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一条无用的小虫，他经历了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树敌甚多，现在但求安宁，想找个地方住下来等等。

乞乞科夫回店睡了一会儿午觉，便为晚上的宴会将胡须和脸蛋专心致志地作了一番清理和打扮，甚至连鼻涕和鼻毛都没忘了清理，然后穿上他那赭桔色带闪光点的燕尾服。

省长府邸一片辉煌。门前车水马龙，门口站着宪兵，真是光耀显赫。大厅里，一切洋溢着光明，烛光灯火和女士

们亮闪闪的服饰，使乞乞科夫不由得眯了好一阵儿眼睛。黑色燕尾服三五成群地在大厅里蠢动，活像大热天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省长抓住乞乞科夫的胳膊，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夫人，他很得体地说了几句中等官阶和中年男子应该说的应酬话。

一会儿人们便让出中间的地方跳舞，乞乞科夫背着手在旁边看。女士们一般都穿得漂亮时髦，而绅士们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瘦子，老是死乞白赖地缠女人。他们的脸蛋或胡须或讨好女人的言行都颇有一点彼得堡的情调；另一类是胖子或者如乞乞科夫般的不肥不瘦，他们对女人躲之唯恐不及，他们只关心牌桌。这些先生大多都剪着短发，脸益发显得滚圆。胖子们都是些城里可敬的大员，他们的燕尾服虽不及瘦子的漂亮，但钱袋却是满满的。他们稳稳当当地坐在头把交椅上，不到椅子散架决不让位。在博得了各种尊敬之后，他们便会辞官下野，一变而成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平安而幸福地过活。

我们的乞乞科夫看准了这一点，便掺乎到胖子堆里去。这里有常常诡秘地眨巴左眼的检察长，矮小而爱说俏皮话的哲学家邮政局长，通世故惬人心的民政厅长等。对他们的招呼，他一一弯腰，文雅而又殷勤地答礼。这当口，他发现了两位新朋友：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友，更使他兴趣大增。他悄悄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多少地？农庄经营得怎样？不大一会儿，他便施

展魔法和他俩成了老相识，并受到他俩热情的邀请。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吃午饭，饭后开了牌局，牌桌上又结识了一位叫罗士特莱夫的地主，三十岁光景，爽快麻利，几句话便称兄道弟起来。再一天晚上，乞乞科夫和大家来到民政厅长家，后来他又到副省长家消磨了一个晚上，又出席了专卖商的大型午宴和参加了商会会长晨祷后的茶会……他几乎脚不沾店，回到店里不过睡个觉罢了。

乞乞科夫事事善于应付，处处显示出是个有经验的上流社会绅士。谈养马场，话良种狗，说法院审理案件，聊打台球，讲美德，侃酿酒，评述海关官员等，无论什么话题，他都能应付自如，侃得头头是道，声音不高不低，措辞恰如其分。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好绅士，所有官员都高兴他的光临。省长说他是老实人，检察长言其精干，宪兵上校誉其有学问，民政厅长赞其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而可爱，局长太太则云其可爱而知礼。就连不大说人好话的梭巴开维友，那天夜里回家，脱掉衣服躺在精瘦的太太身边时，也忍不住地说：“宝贝儿，今天我结识了六等文官乞乞科夫，真是个叫人喜欢的人！”太太“哼”一声，蹬了他一脚。

这些夸奖在城里流传开来，一直到他要了一个“花枪”，令全城的人目瞪口呆时为止。

2

每天就午餐，赴晚会，过着快活的日子。我们的乞乞科夫就这样在城里已经住了一个多礼拜，终于决定要去城外访问那两位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友了。一大早，他就吩咐马车夫谢晨方套车，跟班彼得卢什卡则留在店里看行李。

却说他命马车夫备车后，便开始洗漱。他用吸了水的海绵从头顶擦到脚尖，用剃须刀将两颊刮成光滑的缎子，穿起那件带闪光点的槭桔色燕尾服，再披上熊皮外套。然后下楼，上车，出店门，一路颠簸着向城外开去。

出了城，两边展开着他看厌了的荒芜景致，千篇一律，一律千篇，实在无心观赏。马车跑过了十五里，还是不见庄园的影子。问路边的两个庄稼汉，说是前边不远朝右一拐便到了。他们又走了两俄里，才拐入岔道，又走了大约三四里路，还是不见庄园的踪影。乞乞科夫忽然想起谁的名言来，在俄国如果朋友邀你做客，说他家只有十五里，就等于说三十里还不止的哟。

好不容易玛尼罗夫村终于出现了。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点儿英国情调，沿路摆开的是两百多幢农夫的灰色小木屋。有两个娘们撩起裙裾，站在没膝的池水中拉网捕鱼，她们

的争闹，给周围的风景添了些活泛之气。

哦，主人穿着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阶沿上了，手搭凉棚端详着驶近的篷车。车子愈近门口，他愈快活，笑得也愈开朗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喊起来，“您总算记起我们来啦！”两位朋友亲切地接过吻，便朝客厅走去。

这位地主的模样很不好描画，他不像有些人有亮晶晶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深深的抬头纹。他的性格只有上帝才能够说出来吧。有这么一种人，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如俗话说的既不是城里的绅士，也不是乡下的农夫——玛尼罗夫便归在这一类。他长得很体面，招人喜欢，但总是夹着一种讨好人的甜腻味。他笑起来极为媚人，交谈的头一分钟，你直想说：“一个多么惹人爱的好人啊。”到了第二分钟，你便什么话也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会想：“呸，鬼才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便会一心要躲开他，躲不掉那真是无聊死了。有的人触着了痒处，会痛痛快快地倾吐几句，可你别想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唯独他没有。

在家里他不大说话，总在沉思默想，想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说在经管田产吧，他却从来不察看他的庄稼地。要是管家说：“东家，我们还是如此这般去办吧。”他一边抽长烟杆一边照例回答：“好的，这倒不坏。”有农夫请假，

他一概同意，也从不过问他们究竟去干什么。有时，望着自己的村子和池塘，他会出神地嘟哝：“如果在门口开条隧道或在水池上架座桥，两边开小店，该多好。”他对这计划极为满足，可惜永远是空话。他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十四页处总夹着一个书签，这一页他读了整整两年。他客厅里体面的家具都蒙了华丽的丝巾，最后两把靠椅却一直搭着蒲席。他总提醒客人这椅子尚未完工，却总也不去完工。铸着希腊女神的华美的古铜烛台常常和跛着腿的油腻烛台并列桌上，他也满不在乎。

他和妻子相互满意。结婚八年多了，他还时常动人地说：“宝贝儿，张开你的小嘴，我要你吃了这片苹果。”小嘴自然妩媚地张开了。有时两人好端端地坐在长沙发上，忽然间会各自放下自己手头的活计，紧紧拥抱在一起，情意绵绵地接个长吻，长到可以从从容容吸完一支雪茄香烟。这样费时的相爱，当然挤走了处理家务的时间。尽管玛尼罗夫太太专门学过家庭管理，但家里还是乱糟糟的。乱就乱吧，有教养的人怎能在乎这些琐事呢？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他们站在客厅门口已有好几分钟了，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经过一番繁琐的谦让，最后两个朋友都侧着身子，稍稍挤着同时进了门。玛尼罗夫立即向乞乞科夫介绍了“贱内”。太太忙扔掉手上的活计，与客人相见，并咬着舌头娇滴滴地说，她丈夫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光临。这盛情让乞乞科夫受之有愧，很快

就倾心聊将起来。

于是，他们谈到了这座非常出色的很好的城市，最尊敬可亲、善于处事、讲究礼仪的省长，可爱而值得尊敬的副省长，让人感到愉快且聪明博学的警察局长以及顶顶和蔼可亲的局长太太。他们几乎将城里的要员逐个儿回忆了一遍，发现他们都是顶顶值得尊敬的人。这时乞乞科夫想将话题拉回乡下，拉到农奴身上，不料却引起了玛尼罗夫对乡居生活孤独幽闭的无限感慨。他几次三番地说：“如果有一个可以和我在对话中沟通，震撼灵魂，激发精神上的翱翔……”“如果没有一位朋友可以分担我的欢乐与患难……”乞乞科夫对其种种感慨都作了充满哲理性的应酬。这使得玛尼罗夫对他佩服得掏尽肺腑之言，乞乞科夫更是激动得语无伦次。要不是仆人禀报午饭已经备齐，真不知他俩要披肝沥胆到什么地步。

到了饭厅门口，他们又争论了好一阵儿哪一位先请，最终两人只好都侧着身子进了饭厅。饭间，主人和太太不停地炫耀自己“笨拙”的孩子和“寒酸”的菜肴，客人则反反复复地将孩子和菜肴夸奖一番。女主人一次又一次地请客人享用，客人则一次又一次地回谢。终于当大家从饭桌边站起来时，乞乞科夫意味深长地宣布：他想和主人谈一件重要的事。

主人将他领进了书房，书房也确有令人愉快之处：除了常见的书桌、椅子和大家已经熟悉的永远在十四页夹着

书签的那本书，最多的则是烟草了，真可谓种类繁多。有的装成袋，有的放在烟盒里，有的撒在桌上，还点缀着烟斗里磕出来的一撮撮烟灰，倒也排列得颇为美观。它们实在给主人提供了消磨时光的好机会。

他们争论了一阵圈手椅的坐法，又闲聊了一阵抽烟的话题，然后才进入正题。

“请允许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乞乞科夫用有点儿异样的声音开了头，还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惹得玛尼罗夫也回回头，“您把纳税人口花名册交上去很久了吗？”

“太久了，我都记不清时间了。”

“那以后，您这儿死掉的农奴多吗？”

“这我可说不上来，得问问总管。”

总管被叫来了。“死掉了多少？”“这可怎么说，死掉的可多啦。”四十来岁、虚胖而悠闲的总管这时打了个饱嗝，用手像盾牌似的轻轻遮住了嘴。

“是呀，我也这么琢磨，死掉的可多啦。”玛尼罗夫接茬儿说。

“比方说，那有多少数目呢？”乞乞科夫问。主人也重复问了这个问题。

“多少数目，这可怎么说呢！说不清，没人算过这笔账。”

“那么，劳驾给我计算一下。”客人说，“按姓名列张清单出来。”主人也作了同样的吩咐，总管答应着退了出去。

此时，玛尼罗夫方才询问客人为什么要这份名单，他

有点儿为难起来，紧紧张张、迟迟疑疑地告诉主人一件闻所未闻的奇事。

“是这样，我打算买一些农民，我要的不是通常的农民……我想要已经死了的但在纳税花名册上还活着的……”

乞乞科夫还没有结巴完，玛尼罗夫的长烟杆啪地落在地板上，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两人瞪着眼睛对视着，呆在那里。他拾烟杆时偷眼望了一眼这位朋友，希望他是开玩笑，可那张脸严肃而又庄重。他莫非有点儿神经错乱？可他眼睛清澈纯净，看不到一丝一毫骚动不安和粗野的光芒。玛尼罗夫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轻轻吐出一缕残烟。

“我想知道，”乞乞科夫竟然又说开了，“您是不是愿意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把事实上并不活着、只在法律形式上活着的农民转让给我……我确实想要那些死了的农奴。”

玛尼罗夫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似乎想再问些什么，却提不出来，只好又从鼻孔里喷出一缕烟。

“老天保佑，既然没有什么障碍，那么咱们可以签订契约啦。”乞乞科夫紧追不放。

“签买卖死魂灵的契约？”

“哪能呢，咱们得写他们是活的。他们在纳税花名册上不是没死吗？我做事习惯于不越出法律范围。”

话虽然说得不错，事情还是太蹊跷。玛尼罗夫虽充满疑问但也感到完全放心了。

“现在咱们来谈谈价钱……”

“什么，价钱？”主人又愣住了，“您以为我会为这不存在的农奴收钱吗？您想到哪儿去啦？我一分钱不要，签约的费用也由我负担。”

不管乞乞科夫何等稳重，此刻也像山羊似的一蹦老高。他极力控制住内心的兴奋，只在圈手椅里猛地一拧身子，以致靠垫裂开了一条口子。他一迭声千恩万谢，弄得对方满脸通红，一再表示这是对知心朋友的一点儿小小心意，死魂灵并没有任何价值哟。

“这决不是废物！”客人长叹一声，禁不住声情并茂地吐开了衷肠，“您知道，您以这些没有用处的东西帮了一个无亲无故、又无门第的人多大的忙啊！我像飘泊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什么迫害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没有品味过？可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维护真理，为的是良心的纯洁……”他掏出手绢，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

两个朋友都感动了，长久地握着手，默默地凝视着对方的泪眼。后来，客人说，为了尽快地签约，他得亲自进一趟城，便起身告辞。

此时，天空有点乌云，主人和女主人虽诚挚而热情地挽留，但乞乞科夫还是告辞了。穿过饭厅时，他一片至诚地答应下次一定给两个孩子带一把宝剑和一个鼓玩具。

主人只好殷勤地给车夫指点路途，叮咛一定要到第三个路口再拐弯。